

《第三次浪潮》作者关于政治领域的理念浓缩，
被誉为“21世纪的公民指南”

再造 新文明

[美] 阿尔文·托夫勒 著
海蒂·托夫勒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托夫勒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再造 新文明

[美] 阿尔文·托夫勒 著
海蒂·托夫勒

白裕承◎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造新文明/(美) 阿尔文·托夫勒, 海蒂·托夫勒著; 白裕承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8

书名原文: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ISBN 7-5086-0641-8

I.再… II.①阿… ②海… ③白… III.未来学—研究 IV.G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8021 号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by Alvin Toffler and Heidi Toffler

Copyright©1994 by Alvin Toffler and Heidi Toffl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06 by China CITIC Press (the former CIT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再造新文明

ZAIZAO XINWENMING

著 者: [美] 阿尔文·托夫勒 海蒂·托夫勒

译 者: 白裕承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 14 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9.25 字 数: 71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2-6095

书 号: ISBN 7-5086-0641-8/F·1029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本书是未来学巨擘托夫勒关于政治领域理念的浓缩，可以称得上政治层面的第三次浪潮，并被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誉为“21世纪的公民指南”。

当前的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重危机，家庭体系出现了危机，社会保障、都市、价值体系亦然，特别是政治体系，更是在实践层面丧失了民众的信赖。为何这许多的危机，都在这个历史时点上纷至沓来？对于民众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政治权力日益从议会、国家机器、政府机关及政党等有形的政治架构，转移到以互联网互通讯息的草根组织及媒体身上。

像这样的重大变迁，无法仅从政治角度作出解释，因为这些和家庭生活、工商企业界、科技、文化及价值观各方面的重大变化，也是息息相关的。在这个社会快速变迁、人心幻灭乃至同胞相残的时期，我们需要有一套适用于21世纪的治国之道。为应对这个变局，本书提出了崭新而有力的一套架构，一旦这套架构为人们了解，我们就能采取实际的措施，开拓未来的全新时局，力争主宰之而非受其掌控。

工业革命使旧有的许多政治结构为之埋葬，同样的道理，知识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第三次浪潮的转变，将对全球化下的国家造成相同影响。托夫勒在本书中提出警告：第二次浪潮的既得利益者和第三次浪潮的开创者的大争战一触即发、以“知识储备”为财富工具的社会将占领战略的制高点、“知产阶级”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人群……托夫勒呼吁我们：人类不只在过渡，而是在转型；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新社会，而是一个崭新文明的再创造。



阿尔文·托夫勒

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一，1928年10月8日出生于纽约，纽约大学毕业，1970年出版《未来的冲击》，1980年出版《第三次浪潮》，1990年出版《权力的转移》等未来三部曲，享誉全球，成为未来学巨擘，对当今社会思潮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托夫勒的妻子海蒂也是知名的未来学者，两人多次合作著述。

托夫勒
世纪经典



《未来的战争》

责任编辑 黄 犀 温 慧

封面设计 AN 工作室·刘 军

经销：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抱持着另一种观点。美国的危机并非源自其失，而是源自其得；我们不是在历史的终点，而是在“前”历史的终点。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前言

第三次浪潮的政治：再造新文明

美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重危机，家庭体系出现了危机，医疗保健体系、城镇体系、价值体系亦然，特别是政治体系，更是在实践层面丧失了人民的信赖。为何这许多的危机，都在这个历史节点上纷至沓来？难道这是美国行将没落的证明？我们是否走到了“历史的终结”？

本书抱持着另一种观点。美国的危机并非源自其失，而是源自其得；我们不是在历史的终点，而是在“前”历史的终点。

拙著《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在1970年提出了“工业社会的普遍危机”概念，之后烟囱工业裁掉一批又一批的手工工人，而正如书中首先预测到的，整个家庭结构开始分崩离析，大众媒体分众化，人民的生活形态与价值观也趋于多元化。美国的面貌已经截然不同。

这也就说明了，为何旧有的政治分析框架不再适用。像“右翼”、“左翼”或“自由派”

及“保守派”之类的名词，都不复原来的意义。在俄罗斯，我们将共产主义者称为“保守派”，改革人士称为“激进派”。在美国，经济上的自由派可能会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反之亦然。“左翼”的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绿党党魁）和“右翼”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共和党极右主义人士），却会联手起来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不过意义更为重大的一件事，是政治权力日益从国会、白宫、政府机关及政党等有形的政治架构，转移到以电子网络互通声息的草根组织及媒体身上。

类似的重大变迁，无法仅以政治角度作出解释，因为这些和家庭生活、工商企业界、科技、文化及价值观等各方面的重大变化，也息息相关。在这个社会快速变迁、人心幻灭乃至同胞相残的时期，我们需要有一套适用于21世纪的治国之道。为应对这个变局，本书提出崭新而有力的一套架构，一旦这套架构为人了解，我们将采取实际措施，以掌控未来更重大的变局，去主宰之而非受其宰治。

当今变局的一大特色是速度；这是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一切都是快节奏，即使书本的命运也是一样。

1994年10月，本书由进步暨自由基金会发行限量教育版本，其后不到一个月所举行的大选，让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一跃成为美国议院议长。随之而来的狂热使得本

书成为报章及电视争相报道的焦点，因为本书不仅是由金里奇作序，而且在他推介给国会议员及美国民众的一份“书单”之列，和《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托克维尔（法国政治家兼作家）的著作等政治学经典并列。

此外，金里奇在一场接一场的演讲及记者会中，都提到我们1980年的著作《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也就是本书部分内容的来源，他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富开创性的著作之一”。

大选的结果加上本书的问世，让媒体争先恐后地想要探究我们和金里奇是什么交情，在公众眼中，我们的政治立场，和他的立场有大相径庭之处。记者一再追问，多奇怪呀，像你们这样的社会思想家、未来主义者，竟会和金里奇这种保守派政治家有所关联。保守派不是都想恢复旧制吗？

这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并不尽然如此，事情没这么简单。

搞不懂金里奇为何呼吁美国民众读我们的书（我们反对在学校祈祷，赞成堕胎权），以及搞不懂我们为何以金里奇及其夫人玛丽安这样的朋友为荣，这篇简短的前言就是最好的答案。

我们认识金里奇差不多有25年了。1970年《未来的冲击》出版后，一名头发略长、两鬓浓密如猫王的年轻助教，从佐治亚州飞来参加

我们在芝加哥举办的一场教育座谈会的演说。他对我们的书印象深刻，主动要和我们结识。而他首度竞选公职是好些年后的事。

1975年，我们应国会民主党人士之请，以未来主义及“前瞻民主”为主题，为参众两院议员举办了一场座谈会。我们邀请了金里奇，他大概是我们认识的众多未来主义者中唯一的共和党人，而他也到场了。

这场座谈会催生了“国会未来意见交换论坛”（Congressional Clearing house on the Future），这个团体后来的共同主席之一是年轻的参议员戈尔，也就是前副总统，他使得信息基本建设的必要性成为全美性议题。

其后的岁月中，我们和金里奇夫妇私交甚笃，彼此间不仅针对特定政治议题舌战，也在广泛的社会理论、哲学、世界大事及未来变迁上争论不休；许多次吵到不可开交之际，突然间会相视大笑起来。金里奇被媒体描绘为保守阵营的萨沃纳罗拉（Giovanni Savonarola，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狂热宗教领袖），但他具有狂热分子身上少见的一个特质，也就是高度的幽默感。

我们和金里奇夫妇的交往密切，彼此间的理性互动则包罗万象，且不乏针锋相对的争辩。纽特的兴趣层面甚为广泛，从太空计划、恐龙、刚出道检察官的辛酸办案经历、学习理论、军事史到好莱坞电影，而政治更是不消说。因此我们也有很多话题可以争辩，争论时

虽未必意见一致，但至少思路为之清晰不少。

纽特曾说，我们和他的观点可能有八成的交集，但他对另两成却很难苟同，我们相信他也跟别人讲过这样的话。后来这两者的比例随情况不同而有悬殊的起伏。

金里奇也许不是美国政坛中唯一最聪明、最以学识见称的人，但肯定也是那批人中的一位。他曾是欧洲史及环保研究教授，所思所见皆出以长远眼光，在演说中不时都会用到“文明”、“革命”这样的大字眼。金里奇和多数只会向后看的历史学家不一样，也和仅着眼于下届选举的政客有异，他诚如夫子自道的是个革命性思考的人，也是个保守派的未来主义者。他既为未来主义者，即使眼前正有一场战术性的仗要打，也仍能出以战略性的目光，前瞻三四十年的时间。

因此，把金里奇视为又一名政客的选民、大众、新闻记者或政坛人士，其实都是受到误导而未能明察真相。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意见（他有时会脱口而出，第二天才为失言而懊恼），金里奇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在接下来这一个世代要何去何从，都作了深长而严肃的思考。

我们执笔写作这本《再造新文明》，有必要在此表明我们既非共和党人，也非民主党人。我们有时会和金里奇切磋一番，另外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这次大选之后，国会中的民主党阵营开始对我们的理念重燃兴趣。他们

全球性竞争所意味的是，世界不能再回到装配线工业社会那样讲求服从领导、统一样式、官僚主义、霸道经济的时代。

邀请我们前往讨论第三次浪潮的政治意义，并开始把本书列入参考书目。他们当然知道我们和金里奇的长久交情，而纽特听闻我们在和民主党对话的消息时，说“那再好不过了”。未来原本就不是任一政党的禁土。

这本小书将阐明，我们为何认为美国的政治已到下一个大步飞跃的时候了。这不是民主党对共和党，或是左派对右派，甚或自由派对保守派的问题，问题比这些要大得多。我们认为，有必要更加明确区分谁是想重拾那一套已经行不通旧制的守旧人士，谁又是准备好要转换进入我们所称的“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的政治家。

全球性竞争所意味的是，世界不能再回到装配线工业社会那样讲求服从领导、统一样式、官僚主义、霸道经济的时代。第三次浪潮并不只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学的问题而已，还涉及到道德观、文化、理念、社会体制以及政治结构。一言以蔽之，第三次浪潮意味着人类事务的一场真正的变革。

工业革命使旧有的许多政治结构为之坍塌，同样的道理，知识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第三次转变，将对美国等许多国家造成相同的影响。认识到这个历史现实的政党及团体，将生存下来，为我们的子孙塑造未来，而无视这个现实的人，会被历史的洪流所吞没。

阿尔文·托夫勒，海蒂·托夫勒

1994年8月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序言

21世纪公民指南

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一系列的历史性政治变局与政权兴替，从苏联的解体、意大利二次大战后政治体制的垮台、加拿大执政党在1993年大选中的溃不成军（其国会席位从153席锐减至两席）、40年来一党独大的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分崩离析（以及新改革风潮之起）、美国总统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的兴起，到美国1994年的大选变局皆属于这种情况。各国政局及政权一而再、再而三地产生令人惊异不已的变化。

从政者、政治专栏作家及学院人士，似乎都被这场巨大的变局弄得手足无措。权重一时的当道势力尝到失势落魄之苦，这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旧时代挨受的苦痛使得新时代的展望为之失色。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现象。赫伊津哈（Huizinga）所著的《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指出，如今在我们回顾看来，文艺复兴是史上

一个璀璨辉煌、令人屏息的创新时期，但对当时的人而言，他们看到的却是既有秩序崩塌的可怕景象。同样的，中国礼教社会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崩塌，在当时也被视为是伦常纲纪的可怕废弛，而不是迈向更丰富、更开放的新兴未来的前奏。

阿尔文·托夫勒及海蒂·托夫勒，25年来以教学、演讲及写作前瞻未来，他们让世人得以把当前的种种乱局，放在一个充满活力、令人振奋的未来世界的正面框架中来看。他们第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未来的冲击》，成了谈及当前巨大变局的通用词语（若以销售比例来说，此书在日本比在美国还畅销）。《未来的冲击》唤醒人们注意到，急速的变迁让全世界的人有手足无措之感，无论个人、企业、社团或政府，都时常因之而变得不知何去何从。

托夫勒夫妇即使只写出《未来的冲击》一书，也已经足以跻身重要的社会评论者之列，而他们的下一部重要作品《第三次浪潮》，更是对认识这个时代作出了更重大的贡献。托夫勒夫妇在《第三次浪潮》中，比观察世事更向前了一步，提出了预言性的理论架构。他们以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信息革命，将之和农业革命及工业革命这另两次重大转型相提并论。根据托夫勒夫妇的看法，我们正经历着历史上第三次重大变迁的冲击，因此我们正处在创造一个新文明的过程之中。

托夫勒夫妇正确地了解到，信息的发展及

传播，已经成为人类最主要的生产及权力活动。从全球财经市场，到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所传送的24小时即时新闻，乃至生物科技革命的种种突破，对人类健康及农业生产造成的冲击，几乎在每一个层面，我们都看到信息革命改变了生活的面貌、步调及实质。

由于《第三次浪潮》使得这一转变为人所了解，对工商业及政坛领袖采行的策略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以外的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快速增长地区，如今都致力于高科技信息密集产业的发展。在美国也是一样，许多企业领袖受到这本书的影响，着手重整其公司架构，借以迎向21世纪。

第三次浪潮的模式最重要、最成功的运用范例之一，是美国陆军训练及战略思想司令部（U.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简称为TRADOC）的唐·斯塔里（Donn Starry）将军对其在战略思想上的应用。斯塔里将军在20世纪80年代初读《第三次浪潮》时就认定托夫勒夫妇对未来的剖析正确无误。因此托夫勒夫妇被邀请到TRADOC的门罗堡基地总部，和陆军各部门的战略思想研究者探讨第三次浪潮的模式。托夫勒夫妇在其近作《未来的战争》（*War and Anti-War*）中，对这个模式有精彩的论述。1979~1982年的陆军战略思想发展中，第三次浪潮的信息革命的理念至关重要，我对此知之甚详，因为我以新晋国会议员的身份，和斯塔里将军及莫

雷利将军 (Morelli, 已经作古) 共同发展出这些理念, 后来演变成空陆作战 (Air/Land Battle) 的理念。

新的陆军战略思想, 导向了更具弹性、快速、权力分散化、信息密集的系统, 这种方法可用来评估战况、集中资源、运用训练有素但权力分散化的统帅领导, 来压倒仍处于工业时期的敌人。

1991年, 全球目睹了第三次浪潮的军事系统与陈旧的第二次浪潮的军事机器的首次交战。“沙漠风暴行动”是美国及盟军一面倒打击伊拉克人的一场作战, 这主要是因为第三次浪潮的军事系统无可置疑地证明了, 第二次浪潮的精密防空系统, 一碰上第三次浪潮的隐身式战机就发挥不了作用。沟壕防御的第二次浪潮的陆军, 碰上第三次浪潮的锁定及后勤信息系统, 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这场战争的一面倒态势, 可以和1898年时在苏丹的恩图曼, 第一次浪潮的伊斯兰教王朝军队大败于第二次浪潮的英国埃及联军一事相提并论。

虽然种种迹象一再显示, 政治、经济、社会及社会福利各方面都在产生剧变, 但各界对托夫勒夫妇的洞见的重要性, 显然认识得还不够。多数的美国从政者、新闻记者及评论作家, 都对《第三次浪潮》的紧要性视而不见。谈到要将第三次浪潮人类变迁的理念, 有系统地融入政策规划、竞选政见及政府运作之中的人, 更是少之又少。对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模

我们找不到用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难题的语句，没有长远眼光可以勾勒出的值得奋斗争取的未来，也遍觅不着一套可以缩短减轻转型期苦痛的方案。

式未能善加运用，让美国的政治陷于挫折、消极、抑郁及灰心丧志的困境中。

世界大局的客观变化，和政治当局的故步自封之间产生的落差，正侵蚀着政治制度的体制。除了第三次浪潮的理念，没有别的分析架构，可以说明工业世界普遍可见的政治混乱与困顿现象。我们找不到用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难题的语句，没有长远眼光可以勾勒出的值得奋斗争取的未来，也遍觅不着一套可以缩短减轻转型期苦痛的方案。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我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和托夫勒夫妇携手发展一个称为“前瞻民主”的理念，当时我是西佐治亚州立学院的年轻助理教授，对历史和未来的交会极感兴趣，我认为这是政治和政府在全盛时期的精髓所在。20年来我们致力于发展一套侧重未来的政治学，让民众对之有所了解，好让美国从明显式微中的第二次浪潮的文明，顺利转型到新兴、但有待进一步界定与理解的第三次浪潮的文明。

这个过程比我20年前所料想的要艰辛缓慢得多。尽管有着种种困难，但第三次浪潮的政治及制度的发展，对自由的未来及美国的未来至关紧要，因此乃是势在必行。

我虽然是国会的共和党领袖，但在解决种种问题以利于美国转型进入第三次浪潮的信息革命这项要务上，我认为这不是共和党人或国会的专利。民主党籍的市长如密尔沃基市的诺

奎斯特 (Norquist) 及费城的伦德尔 (Rendel), 在市政层面作出了真正的突破。副总统戈尔在改造政府上的一些努力, 虽然脚步还是放不开, 无法作出决定性的突破, 但也朝正确的方向跨出了几步。

事实上, 民间部门每天都在进行着转型, 企业家及公民致力于发明创新、解决问题, 因为他们不受官僚体制的妨碍。

1995年1月5日, 第三次浪潮打入美国民主政治, 国会图书馆的联网系统“托玛斯”启用, 每个公民都能通过它拿到立法案、委员会报告等国会文件。在启用后4天内, 2.8万人及2 500个机构利用“托玛斯”, 下载了175 132份档案。事实上, 在24小时内使用“托玛斯”的人, 比起国会图书馆平常一星期内的使用者还多。

和“托玛斯”一样, 本书旨在让这样的公民得以真正向前跃进, 开始创造第三次浪潮的文明。我相信, 如果读者阅读了托夫勒夫妇对这个重大转型作出非凡贡献的书, 并把认为有用的部分记下来, 然后在周遭社区内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着手进行一些小型计划, 不消几年时间, 你将会吃惊于自己所获得的丰硕成果。

纽特·金里奇

1995年1月